

# 「和尚爸爸」涉嫌詐騙事件調查

曾經被媒體報道救助了500多名孕婦、600多名兒童的「和尚爸爸」道祿最終還是「塌房」了。

6月26日，浙江紹興市公安局上虞區分局對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中說，今年5月以來，警方接到大量群眾報警，內容是道祿騙取錢財。警方於5月21日立案偵查，目前已經查明，道祿（原名吳某，男，48歲）自2018年以來，先後夥同歷某依（女，35歲）、姜某琪（女，24歲）、吳某雯（女，24歲）等人輾轉於江浙多地，以「資助孕婦、助養兒童」為名大量接受社會捐贈，善款大多用於個人高消費，涉嫌詐騙犯罪。警方依法對上述4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並查封、扣押、凍結相關涉案財物。同時查明，道祿還涉嫌其他違法犯罪行為。

《中國慈善家》記者走訪道祿所開設的「護生小居」，發現那裡已經被取締。道祿被刑拘前救助的45名兒童，其中6人已經被親屬接走，其餘39人均被當地民政部門妥善安置。

這起案件讓許多認識道祿的人感到唏噓。客觀上這些年來道祿確實以一己之力救助了不少困境中的孕婦和兒童，但從一開始無論是他的個人私德還是他所開展的慈善工作都充滿著爭議，最終以涉嫌詐騙收場，並將一場輿論風暴再次引向公益慈善領域。

## 「和尚爸爸」的兩面

道祿原名吳兵，1977年生於江蘇南通。公開資料顯示，他早年從商，後來於2010年在廈門普光寺剃度出家，法號「道祿」。後來，他經人介紹加入南通普賢禪寺。

2012年，他開始公開勸阻婦女墮胎，並提出救助遇到困難的孕婦。接著他把自己在江蘇南通的自建房改造成為「護生小居」，表示將「無條件承擔孕婦生產及兒童代養費用」。

道祿曾在一檔電視節目中自述，2012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孕婦挺著大肚子來找他，要他為肚中的孩子超度，因為她第二天就要去墮胎。「孩子生下來沒人幫我，也沒地方去」，孕婦這樣說。道祿就勸說她保留下胎兒，承諾將找人幫忙帶孩子，所有的費用都由自己負擔。道祿說，這是他挽救的第一個生命，從此便一發不可收拾。他在網絡上公佈了自己的聯繫方式，讓尋求幫助的孕婦都可以來找他。

2012年，道祿救助了近10名孕婦，她們大多未婚單身，有些甚至是十五六歲的未成年人。她們無力撫養孩子且不被家人接納，孩子被視為她們人生的意外和秘密。如果不是道祿，這些孩子可能連出生的機會都沒有。

「我不缺錢，出家前攢下幾十萬元的積



蓄，一個孕婦的生產費用也就幾千元。」道祿說。

隨著救助的人越來越多，道祿開始向外籌錢。他經常通過短視頻平台發佈與孩子互動的溫馨內容，塑造了「和尚爸爸」的形象，吸引社會捐贈。

《中國慈善家》記者調查發現，在「慈悲為懷」的人設背後，道祿有著不為人知的另一面。2014年，道祿被普賢禪寺開除。當時他對外聲稱，這是因為自己救助婦女，影響寺廟和僧人的形象，所以才不被容於禪寺之中。不過，多位知情人士告訴記者，道祿被開除的真正原因並不是「救助孕婦」，而是犯了「色戒」。

「道祿根本不是出家人，他從來就沒有守過戒，一直過著世俗的生活。」一位跟隨道祿多年的義工告訴《中國慈善家》。這個說法得到了數位知情人的證實。

被普賢禪寺開除之後，道祿救助孕婦兒童的工作仍然繼續。用他自己的說法，「十年裡救助了500多名孕婦和600多名孩子」。

而實際上，如今再重新梳理道祿的這十幾年，就可以發現無論是為人還是做事，都是一潭渾水。尤為諷刺的是，道祿這次案發，緣於私德有虧，被前女友舉報。

《中國慈善家》記者從上虞官方瞭解到，警方的行動始於群眾對道祿的舉報。歷某依是道祿的前女友，據她描述，道祿在和她談戀愛期間腳踏兩隻船，和姜某琪開啟戀愛關係；此外，道祿還存在揮霍善款的嚴重問題。作為證據，歷某依向警方提供了大量的聊天記錄和通話錄音。

護生小居的多位義工向《中國慈善家》證實，今年35歲的歷某依是道祿在2017年救助的孕婦，後兩人發展成為戀人。今年24歲的姜某琪也是道祿救助過的孕婦。在警方6月26日發佈的通報中，歷某依和姜某琪被列為道祿涉嫌詐騙的同夥。

在警方通報中，還有第三名涉嫌詐騙的女性同夥，即24歲的吳某雯，是道祿和前妻所生的女兒。

## 護生小居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十多年來，客觀上道祿救助了不少困境婦女和兒童。在他複雜的雙面人生中，一面是混亂無節操，而另一面又確實體現了對弱者的關愛。

「這段時間我們走訪了很多他救助過的孕婦，大部分人都認為道祿是好人，幾乎沒有人說他的壞話。」一位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慈善家》。

《中國慈善家》記者採訪的受助人也證實了這種說法。現年33歲的劉倩說，2022年，未婚的她懷孕了——這是她懷上的第二個孩子，此前第一次懷孕的時候被男友勸說流產了。這一次男友還是找各種借口拖延結婚，在劉倩再三逼問之下，男方才承認自己其實是已婚。看著日益隆起的肚子，考慮到自己已經30多歲的年齡，劉倩非常擔心再次墮胎會影響自己的生育能力，但如果生下這個孩子又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未來的人生。

百般無助的時候，劉倩獲知了護生小居的信息，她找到了道祿尋求幫助。劉倩後來發現，像她這樣的女性在護生小居還有很多。來到這裡之前，她們幾乎都已經是走投無路。

護生小居原本設在道祿的南通如皋老家，當年他將自家的一棟3層灰色小樓變成了救助中心，用來接收孕婦及孩子。2022年，護生小居搬到了紹興上虞區楊溪村。這些年來，護生小居一直吸引著眾多愛心人士關注，人們捐款捐物，有的愛心人士還主動前來這裡當義工，幫忙照顧孕婦和孩子。

2022年10月，小靜從網絡上瞭解到「和尚爸爸」道祿的事跡，她被感動了，就慕名來到護生小居做義工。當時，歷某依作為資歷最老的義工，給小靜安排了廚房的工作，讓她負責孩子們的早餐。

小靜依然清晰記得，那一年的春節，護生小居陸續來了好幾位孕婦，她們都是未婚的女孩，害怕被家長和親朋好友知道自己未婚先孕，於是投奔到護生小居來「避難」。

但隨著時間推移，小靜對道祿和護生小居的濾鏡逐漸褪色了。她驚訝地發現，道祿作為「和尚」居然和義工歷某依住在一起。此外她還發現，這裡的阿姨有時會對孩子進行體罰。

小靜告訴《中國慈善家》，她有一次發現一個6歲的女孩僅穿一件內衣跪在地上。一個小時後再去看她，孩子已經倒在地上睡著了。還有一次，小靜發現一個女孩腿上一排紫色掐痕，她拍照後發給道祿。當時道祿向歷某依詢問了情況，報了警。後來小靜發現，肇事者是一名義工。

2025年6月28日，《中國慈善家》記者來到位於上虞區楊溪村的護生小居，發現已是人去樓空，大門緊鎖。據鄰近村民介紹，這裡原來是村裡的包公廟，租給了道祿。在包公廟的旁邊，道祿又租了村民的兩間平房，用來給孩子們當宿舍。透過鐵窗，可以看到每個房間有一個大通鋪，地上幾乎沒有活動空間。

「一個房間住男孩，一個房間住女孩，房子不大，住的孩子不少，肯定很擁擠。」一位村民告訴記者，「上個月人都還在，剛搬走了。」

多位義工告訴《中國慈善家》，孩子們的生活環境並不好。

## 後院起火

在今年5月的一次直播中，歷某依（網名「小麗阿姨」）突然爆料，講述了她與道祿的情感糾葛，並指責道祿出軌，吸引了眾多網友的關注。

歷某依稱，自己曾經是志願者，2018年就與道祿「在一起」了。後來，她發現道祿出軌了，還給現女友姜某琪買了好幾輛豪華車。她還稱，如今道祿的護生小居只剩下18個孩子，目的就是為了讓人來拍照，「其他孩子去哪兒了也沒人知道」。

知情者告訴《中國慈善家》，因為爭風吃醋，歷某依和姜某琪多次在護生小居發生衝突，「戰爭」持續了至少半年。2024年12月16日，「上位」的姜某琪還為道祿寫下了承諾書：「我姜某琪承諾，如果父母發現道祿的真實身份、年齡、婚姻狀況，我也跟隨道祿無願無悔，廝守終身。」

「道祿經常和歷某依吵架，都是因為錢的問題。歷某依覺得自己就是護生小居的女主人。當她看到道祿和姜某琪一起拍婚紗，覺得她就要失去在護生小居的地位了，所以抱著魚死網破的態度，出面舉報道祿。」知情者向《中國慈善家》記者透露。

這位知情者還說，歷某依作為受助人剛來護生小居的時候一無所有，和道祿「好上」之後，一身奢侈品，還開上了豪車。

記者獲得的一份錄音文件顯示，道祿承諾給歷某依300萬元，用於她的兒子「仔仔」的後續生活開銷。

隨著事件的發酵，人們開始深入挖掘道祿的過往行為，對他的動機和資金流向產生了強烈質疑，並向警方舉報道祿涉嫌斂財的行為。

5月15日，感覺大事不妙的道祿在一個微信群中說，「近期配合相關部門處理事情，電話微信不方便接。因為山上寺院建房子違法用地，2024年10月份被撤銷宗教身份，無法再收供養，相關善款可以直接捐給蓮花慈善社。」

## 捐款進入個人腰包

5月21日，警方正式對道祿立案偵查後發現，道祿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微信轉賬、直播打賞、私聊供養以及現金捐贈等方式，獲取了巨額的捐款。然而，這些本應用於慈善救助的款項，大多被他們用於個人消費和揮霍。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當中。《中國慈善家》記者瞭解到，護生小居並非登記在冊的正式機構，因此難以掌握道祿及護生小居的全部記錄；其獲取錢財的途徑也比較複雜，查證也有一定難度。

「觸碰法律的底線，肯定要依法查處。」上虞公安分局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慈善家》。

《中國慈善家》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道祿及其團隊在短視頻平台進行直播，大量的捐款和帶貨收入源源不斷地湧入。他們接收捐款的方式十分隨意，多為個人微信、支付寶轉賬，包括私下的現金捐贈。即便是道祿在三年前發起成立了一個非公募慈善機構——蓮花慈善社，但捐款還是更多流向他自己的私人賬戶，而不是慈善機構的賬戶。

公開信息顯示，蓮花慈善社成立於2022年6月24日，法人為吳某雯（道祿女兒），業務範圍為開展弱勢兒童、單親困難孕婦救助等慈善活動和慈善文化交流。該組織2024年的年報顯示，其工作人員有30人，去年的捐贈收入為346.95萬元。

2025年，上虞區民政局委託相關機構對蓮花慈善社2022-2024年度慈善收支情況進行了專項審計，結果顯示，審計年度內的賬面收入為868萬餘元。審計發現，該組織存在收到的捐贈收入未全部開具捐贈票據、已開具的捐贈票據抬頭與實際捐款對象不一致等現象，並存在以現金方式支付等問題。《中國慈善家》記者調查發現，在道祿案發之前，蓮花慈善社的法人已從道祿悄然變更為其女兒吳某雯。

記者調查發現，蓮花慈善社的慈善收入在道祿的資金池中占比很小。道祿及其女友、女兒均涉足諸多商業活動，2016年開始售賣素食月餅和茶葉，2022年在短視頻平台開設網店，據他們聲稱年銷售額可達200多萬元。道祿及其團隊直播帶貨，將市場價值幾元的紅繩、磚頭等商品溢價3至10倍銷售。

工商數據顯示，道祿名下關聯5家企業，其中南通護生養老服務有限公司、如皋護老小居養老服務部（個體工商戶）為存續或在業狀態，其餘的南通護生小居教育諮詢有限公司、如皋市護生小居工藝品廠、紹興市上虞區護生百貨商行均已註銷。南通護生小居教育諮詢有限公司成立於2017年11月21日，位於如皋市白蒲鎮林梓社區三十七組12號，目前處於註銷狀態，經營範圍包括教育諮詢服務；樂器、茶具、日用百貨、食品、工藝禮品、服裝批發、零售。

另外，道祿近年來運營的幾個賬號在短視頻平台直播帶貨，粉絲量大約在100萬左右，主號「護生小居（道祿師父爸爸1號）」目前已是私密賬號狀態。

「自從歷某依公開舉報後，道祿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主動將自己和女兒名下大部分公司註銷了。」知情人士告訴《中國慈善家》。據這位知情人士透露，涉案金額可能有「大幾千萬」。

我國現行法律明確規定，慈善募捐所得善款必須進入正式註冊的慈善機構賬戶，不得進入私人賬戶。但道祿所獲得的社會捐贈款，卻和他的商業收入混雜在一起，進入了他的個人腰包。記者瞭解到，道祿的善款來源分為三大部分：一是以和尚身份接受供養，包括現金、微信支付寶收款；二是道祿及信眾建立數十個「每日一善」微信群，少則幾十元、多則上萬元，各個群裡每天都有人「發善心」，最終彙集到道祿的個人賬戶；三是網店賣貨和直播帶貨，尤其是有了抖音帶貨後，爱心人士不想讓平台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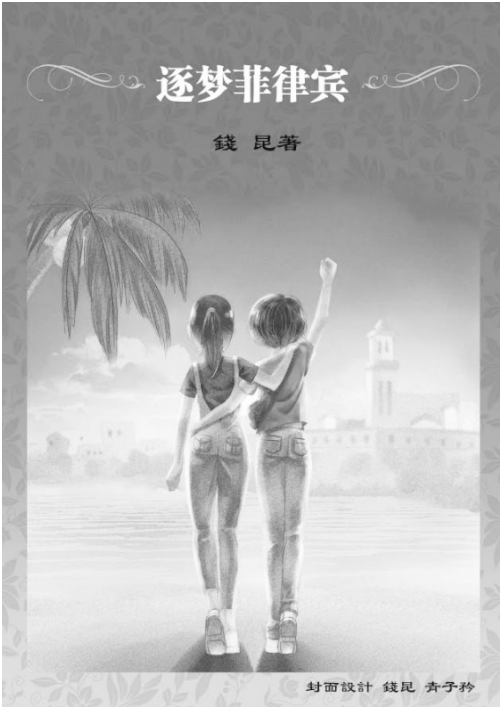
12月15日，她倆早早地到了培幼園。看到了平時穿著校服的小朋友們，在這一天都盛裝出席，男的像紳士，女的像公主，很誇張的是，有的後面還跟著兩個丫丫，一個捧著食物，另一個拎著送給五個老師三個助教和校長的禮物，還有與同學交換的禮物等等。這一天可是培幼園最熱鬧的日子，她倆不停地收著禮物，蓮子還悄聲地對菲妮說：「每一件禮物不單實用，而且時尚，許多是我們買不下手的東西。」

讓菲妮很高興的是，這一天她收到了一個月的督課費，還有安校長發給她倆的13個月的薪水。在校長的提醒下，她倆二話不說地給助教包100比索的紅包；她倆也從小朋友們處收到禮物，其中助教安娜，單單收到的牛仔褲就有57件之多啊。讓菲妮覺得奇怪的事，她怎麼一件也沒收到呢？蓮子說：「那是校長提醒家開牛仔褲廠的家長送的。」

禮物太多了。君勇的媽媽又自告奮勇地像教師節那樣開著廂式貨車，載著菲妮和蓮子以及她倆的禮物回到了沓萊社區。途中，她笑著說道：「為了給菲妮買禮物，她是大費周章，從頭想到腳一一沒有飾品，不戴耳釘、項鍊或戒指；不施粉黛，樸樸素素，不知道要買什麼才合適？想來想去，便買了名牌的內衣褲了。」閒談中，一些她倆所不知的事——這個培幼園，有錢的人太多了，因為怕綁架，廠房也很尋常甚至有些破舊，生活很低調不張揚；那些大辦生日宴會的人其實並不是最有錢的……這是一所真正的貴族培幼園。

下午，菲妮和蓮子同住社區外不遠處的中行存款時，卻遇見吳梅的父親也在存款，感到很詫異。家住馬拉汶的他，怎麼會到這裡的銀行來呢？交談之下才知道，吳梅的媽媽是這間銀行的行長。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他的存取款都是在這裡辦的。

說到他們的廠罷工的事，勞資雙方是否達成協議妥善解決了？他長歎了一口氣說：「經過15個月的罷工和折騰，已倒閉了；正在賤賣廠裡的一些舊機器。」蓮子一聽來了興趣地說：「她有一個閨蜜的兄長，在外省也經營了一間電線廠，能否看一下他的機器？然後介紹他買。」吳先生二話不說地載著她倆朝著日日一晃而過，卻沒能進去瞧個究竟的廠。路上，在菲妮的詢問下，他爽快地把工人罷工的來龍去脈一一道來：原來，此「佳能銅線廠」已曆三代了。是其祖父於50多年前興



辦起來的，然後傳給了長子，又傳給了長孫。主要是生產銅線、鐵絲和鐵釘，近年來深受大陸成品的衝擊，利潤大不如前。為了降低成本於去年承包銅礦的同時和工人簽訂了五年不開事的協議，準備大規模的生產。對於工人的要求年年升工資也答應了，以為會相安無事，料不到還是出事了。

起因於去年的9月13日，看到一台機器在不停地空轉，操作員坐在一旁閉目養神，問他為何如此卻不應。恐怕他沒精打采會損壞機器，一不小心連命也搭上，便讓警衛帶他回家休息，他便舉旗宣告罷工，他的十幾個同伴也響應號召。「已說好了五年內和平相處。他們也答應了，為何要反悔來罷工呢？」瞭解後才知道，原來工會提出了新的訴求——每逢工人生日時，得允許他們不工作還得付工資，不答應就不復工，真是豈有此理？！於是，各自請律師到勞工部對告，勞工部是保護勞工的部門，但工人的訴求實在沒道理，只好發出了復工的法令；可工會的頭頭杰克竟當著大家的面把法令一撕為二，並升級了罷工的手段——弄壞機器，把幾百噸的生產鐵絲的顏料浸水了，讓它作廢。一天一月接一年，貨出不去、料進不來，連他本人的坐車也控制在他們的手中啊。他去問廠裡的老工人——我像不像壞人呢？我對你們不好嗎？他們不敢正視我的眼睛。